

美国最受中小學生歡迎的歷史讀物
銷量超過 1000 萬冊



THE STORY OF THE WORLD

世界的故事

第五卷 > 現 代（下）

從英國復活節起義到 20 世紀末

[美] 蘇珊·W·鮑爾 / 著
SUSAN WISE BAUER

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THE STORY OF THE WORLD

世界的故事

第五卷 > 现 代（下）

从英国复活节起义到 20 世纪末

[美] 苏珊·W·鲍尔 / 著
谢 池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的故事/(美)鲍尔著;王宝泉,宋苗,谢池译.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80688-398-3

I. 世… II. ①鲍… ②王… ③宋… ④谢… III. 成功心理学—通俗读物 IV. 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8738 号

Copyright © 2004 by Susan Wise Bauer.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Publishing Press of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arranged with Richard Henshaw Group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2-2008-22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项新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编:300191

电话/传真:(022) 23366354

(022) 23075303

电子信箱:tssap@public.tpt.tj.cn

印刷: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60×980毫米 1/16

印张:84

字数:800千字

版次: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90.00元(全五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 1 章	民族起义兴起	1
	复活节起义	1
	印度民族主义的兴起	8
第 2 章	巴黎和会与苏联崛起	15
	〈凡尔赛和约〉	15
	苏联崛起	22
第 3 章	国王与“元首”	27
	埃及第一位国王	27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32
第 4 章	中国的混战局势	40
	日本、中国和伪满洲国	40
	红军长征	47
第 5 章	“大萧条”及其后果	54
	“黑色星期二”和罗斯福“新政”	54
	希特勒的崛起	61
第 6 章	西班牙和德国	68
	西班牙内战	68
	德国入侵欧洲	75
第 7 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82
	三方战场	82

种族大屠杀	89
第 8 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	95
一场蔓延全世界的战争	95
原子弹袭击	102
第 9 章 被分割的国家	108
印度的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	108
一分为二的巴勒斯坦	114
第 10 章 西方的强盗、美国的钱	121
苏伊士危机	121
马歇尔计划	129
第 11 章 二战后的中非	135
一个国家,两个世界	135
中华人民共和国	141
第 12 章 共产主义在亚洲	147
胡志明和越南独立同盟会	147
朝鲜战争	153
第 13 章 南美与非洲独裁	159
阿根廷总统及总统夫人	159
比利时刚果的自由	167
第 14 章 现代社会的冷战	172
空间竞赛	172
十月的十三天	177
第 15 章 争斗与刺杀	185
约翰·F·肯尼迪之死	185

民权运动	191
第 16 章 两场快速战与一场持久战	199
越南战争	199
中东的麻烦	205
第 17 章 侵略战争与恐怖主义	212
苏联的入侵	212
恐怖主义	218
第 18 章 八十年代的东方与中东	225
分割之后的印度	225
伊朗和伊拉克	232
第 19 章 八十年代的苏联	240
切尔诺贝利与核能	240
冷战的结束	247
第 20 章 告别二十世纪	252
第一次波斯海湾战争	252

第 1 章



民族起义兴起

复活节起义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国内出现了一次重大变故,面临着一场内战的威胁。

爱尔兰是位于英国的西海岸之外的一个岛国,我们在本书中上一次提到爱尔兰的时候,该地的人们正在为遭受英国的统治而感到快不快。实际上,爱尔兰被并入大不列颠帝国的领土之中,成为大不列颠的一部分,其时间已经持续了三百多年之久。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爱尔兰派出自己的议会代表,前往英国的国会就职;此外,爱尔兰不仅没有自己的议会,同时也没有自己的政府,他们必须对英国的统治言听计从,对英国的管理者俯首帖耳。然而,就在爱尔兰遭受饥荒袭击的时候,英格兰政府却是袖手旁观,几乎没有给忍饥挨饿的爱尔兰人以任何的援助,这无疑使得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的裂痕急剧扩大化,也使得爱尔兰国内的离心力量急剧增强。针对这种情况,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试图说服国会通过所谓的爱尔兰“自治”法案,让爱尔兰拥有自己管理自身事务、处理自身基本行政事宜的自由和权力,以便缓和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的紧张关系,防止爆发暴乱和出现分裂,但是,格莱斯顿的这一建议并没有得到国会的支持,他的提案被国会否决了。

威廉·格莱斯顿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坚信,英国对待爱尔兰的方式和政策措施,不仅是错误的,更是愚蠢之至的。在他看来,英国越是虐待爱尔兰人,爱尔兰人就会越发痛恨英国。格莱斯顿甚至将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称为“七个世纪的苛政”,同时他还警告英国在爱尔兰的这种暴虐统治迟早会带来严重的问题,造成严重的后果:“西边的天际出现了一片乌云,暴



复活节起义

风雨马上就要来了。”爱尔兰人会对被迫向那些“根本不在本地居住的地主们交纳地租”而耿耿于怀，同时也会对“被迫服从那些由地主们所制定的法律”而怀恨在心，“所有这些愤怒的情绪最终都会喷发出来”。

威廉·格莱斯顿热烈激昂的演说尽管没有能够说服国会，但是最终他所提出的让爱尔兰农民拥有赎回自己部分土地权利的提案还是被国会通过。这是因为爱尔兰农民的很多土地都被贪婪的英国地主掠夺去了，现在面对风云变幻的国内形势，为了避免矛盾的爆发和内乱的出现，他们不得不做出一定让步。国会也希望这部法律的通过可以让爱尔兰混乱动荡的局面出现一定的缓和，以便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内稳定。此外，在威廉·格莱斯顿的坚持之下，国会还通过了一部法律，允许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爱尔兰拥有平等的地位。

然而，英国政府的这些措施并没有能够阻止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就在英国政府试图力挽狂澜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爱尔兰居民正在开始将自己称为爱尔兰人，而不再称呼自己为大不列颠人。这一时期，爱尔兰民族诗人威廉姆·巴特勒·叶芝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提倡爱尔兰本土的思想和爱尔兰本土的语言文字。叶芝出生于爱尔兰首都附近，在成年之后，继承了父亲的艺术职业，从事绘画工作，后来转向了诗歌行业，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爱尔兰还成立了盖尔语联盟，这一组织的目标就是希望爱尔兰人可以放弃使用英语，转而使用古代爱尔兰所使用的盖尔语。盖尔语是爱尔兰本民族的特有语言，因而在这一时期受到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大力倡导，作为反对英国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一时期，爱尔兰还成立了一个盖尔运动协会，该组织的目的是将各种古代爱尔兰的运动如爱尔兰式曲棍球等，教给那些年幼的儿童们，让他们了解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而抵制英格蘭文化的侵袭。就像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出现的情况那样，这一时期爱尔兰还成立了形形色色抵抗英国统治的组织和团体。其中的一个组织就是青年爱尔兰，像其他团体一样，该组织以实现爱尔兰的独立和自由为目标，但是该组织认为实现爱尔兰的自由独立主要应该通过修改大不列颠国内法律的形式来实现。而另一个反对英国统治的团体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则认为，必须通过武力的手段才能实现爱尔兰的独立和自由。还有一个组织爱尔兰土地协会则是通过组织当地贫苦佃农参加协会的方式，壮大农民的团体力量，进而和那些地主进行斗争。与此同时，爱尔兰土地协会还通过舆论宣传的方式，教育说服那些贫苦的爱尔兰人，要求他们不要为英国雇主劳动，同时也不要购买任何英国

商人的货物,以此来抵制英国对爱尔兰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当时,很多英国地主、商人和工场主都发现,他们的那些爱尔兰员工再也不愿意为他们工作了,同时也再也不愿意向他们购买任何货物了,这对英国的地主和商人的利益产生了严重的破坏,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在这些地主和商人当中,有一个人名叫查尔斯·布艾卡特,从此之后,这种类型的抵制活动在英语当中就被称为“boycott”。

尽管上述团体和组织都在抵制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力量最强大的一个抵抗组织则是成立于1908年的新芬党,该党的名称在爱尔兰的古盖尔语中的含义就是“我们自己”。新芬党的总体斗争方针和纲领是让爱尔兰继续留在大不列颠帝国内,但是与此同时,爱尔兰应该有权建立自己的议会,重新获得自治权。在新芬党看来,斗争胜利之后的爱尔兰将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不再是英国的一个直接行政辖区,不再接受英国的直接统治,但是与此同时,就像加拿大一样,它仍然承认英国国王的宗主权,在名义上仍然是属于英国联邦的一部分。

爱尔兰地区的很多天主教徒都很赞成新芬党的思想主张,他们认为这样有助于减少爱尔兰实现独立的阻力。但是,生活在爱尔兰北部地区的新教徒则对此感到非常忧虑,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旦爱尔兰重新获得自治权,那么由于爱尔兰国内的天主教徒的数量要远远多于新教徒的数量,因而形势将对这些新教徒非常不利。因为在英国的统治之下,爱尔兰地区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地位是平等的;但是一旦爱尔兰重新获得自治权,那么天主教徒无疑会在国内的人口和政治力量等方面都会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而一旦天主教徒把持了国家政权,转而用各种非正常手段来压制和迫害新教徒,那么他们这些新教徒以后该怎么在爱尔兰生活下去呢?

当时,信仰新教的爱尔兰人大部分都生活在爱尔兰北部的六个郡内,这六个郡的辖区位于当时的阿尔斯特地区。对于爱尔兰的独立和自由问题,这些地区新教徒的看法与爱尔兰其他地区民众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们根本不愿意爱尔兰脱离英国的统治而拥有自治权,因为这会直接损害到他们的利益。因为这一地区居民的祖先大多都是很久以前从苏格兰地区迁移来的长老会教徒,他们现在所信仰的宗教主要是长老派的教义,而不是像爱尔兰南部地区居民那样主要信仰天主教。与此同时,爱尔兰其他地区到处都分布着农场,经济方式主要是农业经济,当地的居民也以农民居多;但是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地区则到处遍布着制造工厂和造船场,商品经济颇为发达。

这一时期,生活在爱尔兰北部地区的居民人数总共约有五十万人,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清教徒,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防止在爱尔兰独立之后自身遭受天主教徒的迫害,他们共同联合起来,签订了一份文件,名为《阿尔斯特誓约》,根据这项誓约的规定:

〔我们〕根据自己的良心,认为实施自治行为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这一措施将会彻底摧毁〕我们在民事和宗教事务方面的自由权利……〔我们将使用〕一切必需使用的方法,以挫败目前正在酝酿的阴谋诡计。而这一阴谋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要在爱尔兰建立所谓的自治国会。

“一切必需使用的方法”这一说法,也就是意味着如果英国政府授予爱尔兰以自治权,那么爱尔兰北部地区的新教徒就将进行武装反抗。为了贯彻这一方针,爱尔兰北部地区秘密组建了一支武装队伍,取名为阿尔斯特志愿军。这支军队当时的人数竟然就已经达到了十万人之多!阿尔斯特志愿军的装备非常精良,这是因为他们从德国手中购买了成千上万支枪支和大量的军火物资——在当时,由于德国和英国双方正处于交战状态,因而对于任何可能引起英国出现内讧的事情,德国都不遗余力地去推波助澜以促成其事,希望借此来牵制英国军队的力量和分散英国政府的注意力。

现在,爱尔兰内部出现了两派不同的力量,其中一派威胁说,如果英国不同意授予爱尔兰以自治权,那么他们就将与英国政府兵戎相见;与此同时,另一方的态度则截然相反,他们宣称,如果英国政府同意授予爱尔兰自治权,那么他们也将毫不犹豫地大打出手。现在看来,爱尔兰爆发武装冲突似乎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实际上,到了1916年4月24日这一天,矛盾终于爆发了,这一天是星期一,而前一天正好是复活节,所以这次起义被称为“复活节起义”。

这次起义运动是由巴奎克·亨利·皮尔斯领导的,他是一名芬尼亚组织的成员。在他的领导下,约一千名左右的爱尔兰武装起义者控制了都柏林市内的邮政局,发动了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者的目的是争取自治权。随后,这些起义者又控制了政府办公地的建筑,起义形势不断发展。英国当局在得知此事之后,派遣了大批军队进入都柏林,对起义者进行残酷的镇压。双方在都柏林的街头展开了长达一个星期之久的激烈巷战,最终英国政府军获胜,而起义军的很多成员都成为俘虏。

尽管这次起义持续的时间很短,但是它却给大不列颠帝国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次武装冲突总共造成约四百人死亡,其中半数左右都是无辜的平民,他们是在双方的枪战当中被误杀的。另外还有很多则人被英国士兵残酷的杀害了。在“复活节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英国政府又命令将十六名被捕的起义军将士处以死刑。这其中有一名起义者受了极重的伤,根本无法站立起来,结果,英国军队将他绑在一个椅子上,让火枪队开枪将他打死。

英国军队的暴行让爱尔兰人非常愤怒,不仅如此,一部分英格兰人也对他们表示同情。英军的残酷镇压非但没有能够吓倒爱尔兰人民,相反,现在更多的爱尔兰人希望自己可以获得独立。结果,主张反抗英国统治的新芬党现在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势力急剧发展。对于这次起义,爱尔兰诗人威廉姆·巴特勒·叶芝创作了一首名为《1916年复活节》的诗歌——“一条漫长的牺牲之路”,他在诗歌中写道:“能让人们的心灵变得像岩石一样坚毅和寒冷”。在诗歌的最后,这位诗人总结道,时代“变了,彻底地变了!”这次残酷的武装冲突,使得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再也无法恢复旧日的关系了。从此以后,他们将永远都是相互冲突的敌人。

在“复活节起义”两年之后,新芬党在爱尔兰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取名为“爱尔兰下议院”。“爱尔兰下议院”宣布,爱尔兰现在已经获得自治权,以后自身的事务将由自己独立自主地进行管理;不仅如此,以后新政府在处理国内事务方面,再也不用考虑英国的看法了。与此同时,为了保卫这个新生的政权,爱尔兰新芬党的一位领袖迈克尔·科林斯组建了一支自己的军队,称为“爱尔兰共和军”。从此,爱尔兰正式与英国分道扬镳。

但是大不列颠帝国无疑是既不愿意、也不能容忍爱尔兰独立出去的,因此,面对爱尔兰单方面宣布获得自治权并组建自己军队的行动,大不列颠政府立刻采取了强硬的措施。为了镇压爱尔兰独立运动,大不列颠政府派出了大批军队,前往爱尔兰地区与“爱尔兰共和军”展开激战。战火让爱尔兰岛陷入一片混乱和动荡之中,大量房屋被焚为灰烬,无数无辜民众被杀害。英军的暴行震动了整个爱尔兰和英国,与此同时,爱尔兰民众的坚决抵抗,也给英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现在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开始认识到,应该允许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去,拥有自己的自治权,那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惨剧不断延续下去。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居民当中很多人的祖先都是从爱尔兰迁移到美国去的,因而这些爱尔兰裔美国人都对芬尼亚运动表示支持,同时也为爱尔兰赢得自主权而不断奔走呼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不列颠政府和新芬党之间开始就爱尔兰独立问题进行谈判。在经过长期拉锯式谈判之后，英国政府和新芬党最终于1921年就爱尔兰独立问题达成了协议，并签订了一个正式条约。根据条约规定，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从英国独立出来，组建一个国家，名叫爱尔兰自由邦。与此同时，和加拿大一样，爱尔兰自由邦在名义上还是属于大不列颠帝国的成员之一，并宣誓向英国国王效忠；另一方面，爱尔兰自由邦拥有自治权，本国的事务由自身来负责管理，同时还可以拥有自己的国会，可以自主制定本国的法律。在协约签订之后，爱尔兰爱国诗人威廉姆·巴特勒·叶芝被任免为首届爱尔兰国会的议员。至此，爱尔兰南部地区基本实现了自身独立运动的目标。

但是，爱尔兰北部地区的情形却与南部地区截然不同。在南部地区宣布独立的时候，北部阿尔斯特地区的六郡却没有加入到爱尔兰自由邦当中。阿尔斯特六郡地区生活着大量新教徒，他们不愿意和天主教信仰占主导地位的爱尔兰自由邦联合，因而他们选择留在大不列颠帝国，继续接受英国政府的统治。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这一条约感到满意。一部分爱尔兰人反对失去北部的阿尔斯特地区，而另外一些人则是认为爱尔兰应该实现完全独立，根本不应该像加拿大那样还要卑躬屈膝地向英国宣誓效忠。在和约签订之后，迈克尔·科林斯被一群爱尔兰起义者刺杀了。因为他们认为科林斯同意向大不列颠国王宣誓效忠，是出卖了爱尔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也是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叛徒。

新芬党本身也不愿意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地区继续留在大不列颠帝国，但是由于双方都不能在战争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因而签订这个带有妥协性的条约，在当时似乎是能够让两国之间战争告一段落的唯一有效途径。

到1923年的时候，爱尔兰自由邦已经实现了自治。十四年之后，大不列颠最终同意爱尔兰自由邦完全从大不列颠独立出去，成为一个彻底独立的国家，并改名为爱尔兰共和国。但是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地区现在仍然是大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但是这一地区对大不列颠一直心存不满，同时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也不断发生。在阿尔斯特地区，新教徒占据了绝对优势，因而天主教教徒的生活非常艰难，他们常常受到新教徒的骚扰、抢掠；不仅如此，有时他们甚至遭到新教徒邻居的毒打。种种复杂的宗教问题、政治问题等交织在一起，使得这一地区直

至今天都还充满了动荡和不确定因素。

印度民族主义的兴起

就在爱尔兰为实现民族独立而战的同时，远在亚洲的印度也同样是在为了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而不懈努力。

我们前文中最后一次提到印度的时候，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为了更好地统治印度，在印度设置了一名总督，由他具体负责各种具体行政事宜。与此同时，英国派驻印度的总督都必须在英格兰维多利亚女王的名义下进行统治。大不列颠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称为“统治”(Raj)，这一词语在印度语当中是“王国”的意思。英国之所以这样称呼自己的这块殖民地，是因为印度当时并不是大英帝国领土其中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在英国的殖民统治时期，印度的首都设置在德里地区，而不是以前的旧都加尔各答。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引起了印度人民极大的反感和愤怒，为了摆脱英国的统治，他们掀起了激烈的反抗斗争，但是由于寡不敌众，这些斗争最后都被镇压了下去。

在印度民族起义暂时告一段落之后，英国试图对印度进行一些改造，以便改善印度臣民的生活状况，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局面。他们在印度修建了一些铁路和公路，架设了一些电话线，同时改善了印度对外贸易港口的条件，使得更多的船只可以前往印度港口进行贸易。当然，英国做出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有利于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同时尽可能地扩大自己在印度所攫取的利益。

与此同时，生活在印度地区的英国人总是觉得自己高人一头，他们认为有必要将各种英国式的礼仪和生活方式传授给印度人，同时也认为印度人应该放弃自己的民族传统，转而采用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认为这要先进的多。对于这种认识，英国作家鲁德亚德·吉卜林将其称为“白人强加的负担”。

但是在印度人看来，英国的这种“好心好意”是根本不值得领情的，他们不但不愿意接受，相反，他们非常希望英国人主动放弃他们施加在印度人身上的这种“负担”。尽管英国人苦口婆心地为自己的殖民统治进行粉饰，同时宣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够改善印度人的生活状况，但是这根本就无法让印度人相信。在印度人看来，生活在那里的英国殖民者很



圣雄甘地统治下的印度

明显拥有更多的特权、更多的财富,他们的生活条件也远比印度人好。英国殖民者住在独立的村落里,他们都是些头目和领导者,而普通的印度人则只能成为这些殖民者的佣人和从属。实际上,生活在印度的绝大多数英国人都拥有大量的印度仆人、女佣、厨师和保姆。他们相互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平等的关系,因而,印度人将白人的男人称为“先生”,将白人的女人称为“夫人”,这些词语实际上都是用于尊称上层人物的敬辞。

然而,哪里有不平等,哪里就有斗争。对于印度人民来说,他们并不需要自己的“先生”与“夫人”。英国人也知道他们的这种感情。实际上,为了防止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会损害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就开始同意提高印度在大不列颠帝国内的地位;不仅如此,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英国甚至宣称就像它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所做的那样,它将赋予印度以自治权,让其成为大英帝国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权利的邦国。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许诺根本就是一个政治谎言,它的目的只是试图暂时缓解印度人民的反英情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就对战前的这个承诺视若无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英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因而英国现在的目的首先就是要尽快恢复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局面,而印度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财富,无疑是英国政府所决不甘心放弃的,因而英国即便是自食其言、出尔反尔,也在所不惜。但是,并不只有英国自己才在大战中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实际上,印度也为协约国赢得这次大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印度人应征入伍,被编入英国军队当中,他们为了保卫大不列颠的权利和同盟国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在整个大战当中,战死的印度士兵人数超过了十万人。既然印度为大战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现在既然英国在战争中获胜了,那么印度作为有功之国,当然应该赢得自由和自制的权力。然而,英国作为一个自私的殖民帝国,它唯一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面对印度人民的这种要求,它的反应无疑是断然拒绝。

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印度出现了众多团体和组织,其中最坚定地呼吁实现印度独立的一个组织就是印度的国民大会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印度国民大会党由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领导。甘地出生于西印度的港口城市博尔本德尔的一个印度教家庭,1888年,也就是他十九岁时,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学习法律,并恪守宗教原则,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回国后,他取得了英帝国的律师资格,成为一名律师。随后,他又前往

英国当时的另一块殖民地南非,在那里,他为提高南非印度移民的生活条件奋斗了许多年。在那时候,南非的印度居民与黑人一样受到了残酷的虐待,过着艰苦的生活,这仅仅是因为印度人和黑人一样,皮肤都是黑色的。

甘地在离开印度二十一年之后,才再一次返回祖国。当他回国之后,他感到自己几乎成了一个对国家现状一无所知的陌生人。但是,他在南非期间为南非印度居民所做的大量工作,早就通过新闻媒体传遍了整个印度大地。对于印度人民来说,甘地早就成为一个代表为正义和公正而战的名字,他具有崇高的政治声望,对于广大印度民众具有强大的号召力。

在甘地回国的第一年,他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乘坐火车前往印度全国各地的城镇和村庄进行游历。毕竟他离开印度已经二十年了,他现在需要了解印度目前确切的信息,同时可以借此来提高自己的在民众当中的影响力,扩大印度民族独立思想的舆论影响。在游历期间,他所看到的印度到处充斥着贫穷、脏乱、疾病和不幸,这些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思想,也使得他更加坚定了自己追求印度独立自由的目标。为了改善印度的状况,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他决定加入印度国民大会党,不仅如此,他还尽量说服印度每一个小村庄中的普通民众都加入到国民大会党中去。他的威信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结果,国民大会党的党员迅速发展 to 几百万人。然而,印度民族主义力量的强大和民族独立思想的发展,是英国殖民统治者所难以容忍的,双方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

1919年,由国民大会党成员所组成的游行队伍前往圣城阿姆里查举行集会,以反对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阿姆里查位于印度的北部地区,对于那些生活在印度的锡克教徒来说,它是全世界锡克教最为神圣的城市,在锡克教徒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像伊斯兰教徒一样,锡克教徒也信仰全世界只有一个单一的最高的神。在古代的时候,锡克教徒曾经是勇猛善战的贵族武士,而在近代的时候,他们则成为印度皇帝忠实的贴身护卫。

阿姆里查之所以是圣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阿姆利则金殿建在那里。阿姆利则金殿是一个巍峨的建筑,它建在一片广袤而平静的湖水中间。据传言,这里的湖水具有神奇的疗效,只要人们在这里的湖水中沐浴,就能够长生不老。在湖边,一座白色的石桥将岸边和阿姆利则金殿连接起来,锡克教徒通过这座石桥,就可以越过水面,进入金殿内参拜祈祷,同时还可以见到珍藏在那里的锡克教圣典《格兰沙希伯》。

国民大会党组织的这次聚会是在位于金殿和湖边一个名叫札连瓦拉